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二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萬言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介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

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竊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如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

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脩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

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

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

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脩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

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不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

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

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仲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内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

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
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
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
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
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
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
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
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

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

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

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王而察之誠賢能也然

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

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
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
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
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
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
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
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
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

夫如是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大學有教

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

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

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材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

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茍其才行足以托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

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

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托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

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以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計一月所得乃

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送死婚姻送葬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什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

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無毁廉耻葢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産以負貪汙之毁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毁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

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强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毁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内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

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巳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禄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禄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

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

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

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

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茍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此推其

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令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

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輙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

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徃徃而有可屬任於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委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

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徃徃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侵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

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

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輙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

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輙

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輙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

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

慝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顧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者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内大擾中國列於草萊者二百餘年伏

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

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輙别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

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茍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

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孰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艱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艱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艱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矣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𠛬立

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

不勝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

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

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

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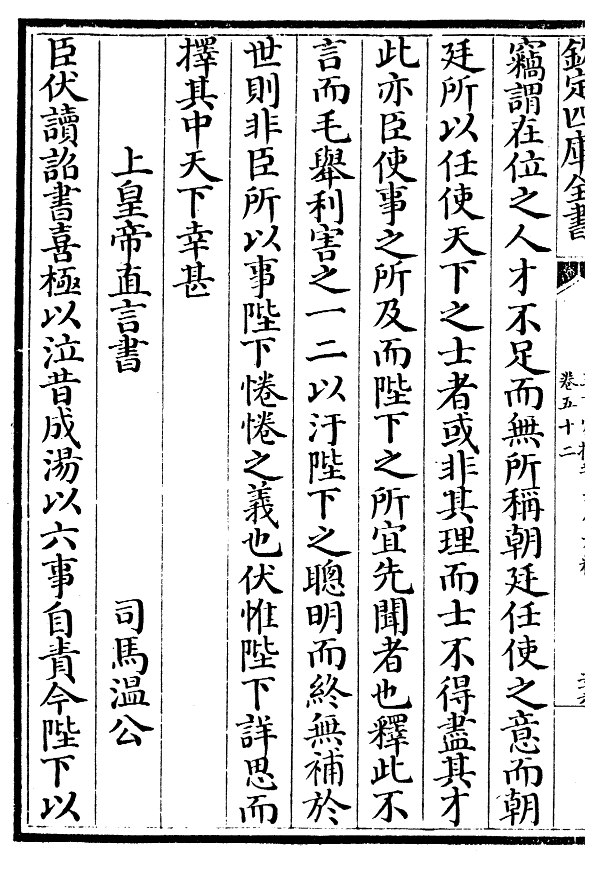
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

者以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

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

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有一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濶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彞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

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
合矣故能於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
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
下之俗猶今之俗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
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
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可
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
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



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皇帝直言書　司馬溫公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

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
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言曽子曰尊其所聞
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
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為大
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
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
有以當今急務之疾苦力為陛下别白言之者乎蓋必
有之矣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恩

備位侍從獨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老自求間官不聞朝廷之議者四年於兹矣今者幸遇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失斯誠千載一遇古人雖在畎畆猶不忘君況在位食禄者乎於是不敢畏當途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於治恥為繼體守成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謦

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裳拱手惟其所為推心致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為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豊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

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之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棄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類此也其有懷忠直守廉耻則擯斥廢棄或羅罪戾無所容立至於臺憲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

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陛下當自擇而亦使陛下擇彼專用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便佞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此則執政之愆謬群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得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旨憑其氣勢以驅廹州縣之吏善惡係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

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為也或者更增其條目務為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晝一時之法日異月殊久而不言吏民何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

犯贓犯罪者同而至於犯私罪者州縣之交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道之人有誹謗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誡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之明戒也子産相鄭鄭人遊於鄉

校以議執政或謂請毀之子產曰何為而毀之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嚴為之防豈不遽止然猶防水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決使導吾聞而樂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無不成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識之今朝廷之人對揚啟沃其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侯言計是非而羣臣和之者如出乎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臧之猶以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

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以不已國無類矣子思之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非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曰自賢矣而上下同聲而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而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悶鬱

結視屋仰嘆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號泣而無所告
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閉以
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欲望百度之正
四方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已難矣今朝廷之闕
失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
縣官責無所責二曰免上之役歛下民之錢以養浮浪
之人三曰置市易之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
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

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以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小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貢之迹内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志移則彼之言亦異耳臣今不敢復費簡札特叙六者利害以瀆聖聰但願陛下

勿問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必有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以為生亦未嘗

識錢也故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唐末興兵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言責成以所無也今有司之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豐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年之價或三分減一於斛石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而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

家賣牛既無所售則不免伐桑柘撤室屋以為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民恃何以為生也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有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饉物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今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邸巴蜀自去歲至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户

大抵乏食採木末食草根以延旦暮若又如此其當奈何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免役不敢少緩鞭笞縲絏惟恐不逮父子皇皇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聚而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流月蔓瀰滿山澤盜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方議罷去新法又何益哉緑林赤眉黄巾赤眉之徒自何而有皆苦

於賦斂復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誠宗廟社稷深憂而廟堂之上方且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而已此臣之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之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迷而有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也昔秦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親雖則云然尚猶詢兹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道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强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盜賊蜂起又喪二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延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及謀計卦兆悉皆反謬然後反悟公卿方士之謟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天下復安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兾陛下之早悟以拯其失以蘇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竊觀陛下詔書寅威天戒深自譴之叮嚀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亦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又將何益哉陛下誠能重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逐阿諛勿使蔽壅自擇忠讜

以爲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已出詔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逋失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輸納更不收利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賣價出賣所欠官物錢亦除利摧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役使民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皆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咸和氣薰烝雨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沿新法以得富貴陛下

以爲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竊觀陛下今以旱熯之故避殿徹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維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謂無復有旱熯之災也又諸州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

一尺多不以實不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
則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仁者至於抑遏百姓只放四
分已下税此尤可罪者臣居冗散之地若朝廷小闕失
臣不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則爲朝廷深憂
而陛下曾不之知又今年以來臣衰疾浸增萬一不續
先朝露賫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泉下矣是以冒死
一爲陛下言之倘陛下猶棄忽而不信此則天也臣不
敢復言矣干冒冕旒無任戰汗之至謹具狀奏聞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三 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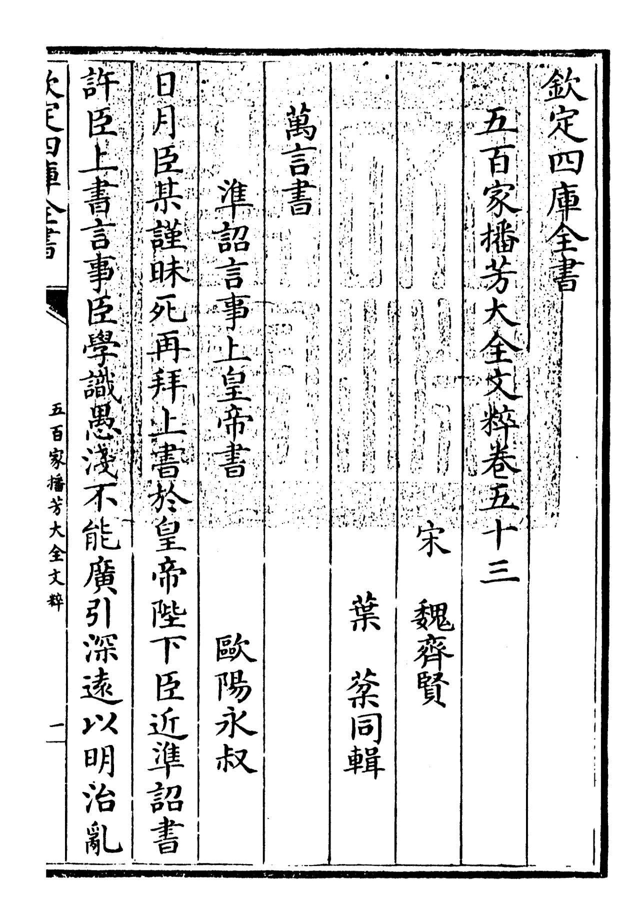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三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萬言書

準詔言事上皇帝書　　歐陽永叔

日月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

之原謹采當今急務條為三獘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效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阻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獘四五年來聖心憂勞

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邊釁今邊釁開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頼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

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

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獘故也何謂三大獘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獘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

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帥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

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强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巳今朝無强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内外庶臣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

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辨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無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

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獘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過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無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

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絶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練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

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悲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刄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野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

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

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邊患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数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

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亦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賦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

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於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士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生事此可見也議

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
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於下位有智畧之
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士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
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
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
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
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
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

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

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
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
軍威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
者皆知北敵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
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
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
聞北敵常有助兵今若敵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
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敵北敵分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

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敵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勍敵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

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今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敵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茍失此時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人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遍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人而陛下總

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别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

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舉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汙濁之人好狥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巳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

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固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奸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弊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

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遅疑寛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昧死再拜

上仁宗皇帝書嘉祐三年十二月

蘇老泉

前月五日蒙本州録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録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

遺臣赴闕臣下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
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
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
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
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
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
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
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

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
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髪讀書以
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
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
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天下之事
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
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

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

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縣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

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
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泣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
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
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常有某事以知
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
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
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
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

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之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

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茍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無茍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

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獘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

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固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

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脩飾而越録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為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

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

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之為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

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勸懲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

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

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
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
遠而其實皆所以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
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
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
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
惟恐其從之太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
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

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

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難為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贄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之也臨事而使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

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獘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

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才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

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則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

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録既奏而御史親往涖之凛凛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

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

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材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懼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

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其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

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
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
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
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
使也今歲以某来歲當以某又来歲當以某如縣令
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
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皇失
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

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容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揺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効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寛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

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由來逺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際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際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靡散帑廪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

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而為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吾良民

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奸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

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禄之可愛故其言公
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
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
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
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
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
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則小人
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

狎戲媟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踈遠宦官之故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闗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

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之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闒闟

洒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

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

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

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三